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五十六回 王解公當堂投審 眾奸黨從實招認

話說王英堪堪跑過儀門，被眾役上前攔住，說：「瞎眼的東西，你看這是什麼地方，還往裡跑。」王英說：「列位，我是解子王英，自來投首。」青衣聽說，忙把王英扣住，稟知陸爺。陸爺立時升堂，把王英叫至案前跪倒，說：「你果然是王英麼？」王英說：「小人便是。」陸爺說：「你一向沉落何處，今日之來，莫非是有人買的你麼？」王英說：「太爺的恩典，小人自從放了高仲舉，未敢回家，昨在保定府見太爺的告示，訪拿小人。小人因念高仲舉冤枉難辨，一時心懷不平，故此投首，並非有人買的。」陸爺說：「當日宛平縣受年七之賄，可是你的過付不是？」王英說：「原是小人。」陸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一時也難究問，等到明日動起刑來再辨虛實。」言罷，吩咐青衣帶下王英。這且不提。且說苗仙在衙門口聽了信息，回至下處，見了濟仙，把天津報信，又送張、胡二人回家，王英投首，陸爺明日還要動刑的話說了。濟仙說：「王英雖入道教，只恐難以受刑。我有仙丹一粒，明日你進去與王英，暗暗的叫他吃在腹內，就不怕刑了。」言罷取出仙丹遞與苗慶，這也不表。

且說次日早晨陸爺升堂，吩咐把犯官犯民俱帶至堂上，先把鄔懋卿、陳璉叫將過來，說：「高仲舉的這個官司，說過付原是王英，所以本官訪拿此人好結此案。誰知至今並無音信，依著我說，你和高仲舉講和，免了他的死罪，你二人認個審事不明，此案也就算是完了。」二人說：「大人差矣。今日既叫講和，當初不該叫立供狀。若要完結此事，除非是有了王英分個清白，才算是結。」陸爺說：「你二人講的也是，只怕有了王英，那時就難分辨了。」陳璉說：「有王英，我們情願認罪。」包爺聽說，一聲吩咐：「把王英帶上來！」青衣答應一聲，跑至班房，帶著王英就走。苗仙趕到跟前說：「王哥，好久不見，你這一向好麼？」假意說話，暗把仙丹遞與王英，王英心中明白，說：「賢弟等我審了官司再說話吧。」一行走著把仙丹暗暗吞了。到了大堂，朝上跪倒，陸爺說：「王英，右邊跪的那人你可認的他麼？」王英抬頭一看，說：「這是當日宛平縣的堂上，小人的本官，怎麼會不認的。」陸爺又向陳璉言道：「你看此人可是王英不是？」陳璉說：「此人卻是王英。現有中城縣的案卷，說王英被高仲舉打死，如今他又活了，叫犯官也難辨真假。」陸爺說：「王英，陳爺說你被高仲舉打死；高仲舉又說你放他逃走，還說宛平縣受年七之賄，是你的過付。你今既來投首，可要從實招來。」

王英見問，就把怎樣過付，把高仲舉問成充軍罪，年七又托路上謀害仲舉，還未起身先把妻子逼死，因此良心發現，半路之中放他逃走，自己流落在保定地方，打閒胡混。只因看見告示要拿小人，小人一來為高仲舉冤屈難辨，二來又怕被人獲住，自己落的沒有名聲，因此自來投首，只求大爺的天恩。陳璉說：「大人，這奴才私放軍犯，懼罪逃脫，今日自來投首，分明是人買出來的，這些虛詞何足憑信。」陸爺說：「王英，陳爺說你是被人買出來的，是有是無從實招來。」王英說：「老爺，小人因事不平自來投首，怎麼又說是買出來的，這個又是冤枉小人了。」陸爺說：「這話究難憑信，人役們，看棍上來。」青衣答應一聲，把夾棍抬至當堂，將王英按倒，剝去鞋襪，夾將起來。王英吃了仙丹，並不覺疼，卻故意的哀聲不止，說：「老爺，小的是自來投首，並沒受賄，就是夾死小的也難招認。只求大爺明鏡高懸吧。」陸爺吩咐去了刑具，又向陳璉言道：「王英受了大刑並無異詞，可見話是真的。你當日怎樣受賄從實招吧。」臧官說：「王英是狗骨頭，本應再受刑，望大人詳察。」陸爺把驚堂一拍，說：「好一個硬口的匹夫，拉下去把犯官夾將起來。」青衣答應一聲，把臧官扳倒套上刑具，把繩一緊，疼的臧官連聲喊叫，說：「招了，招了。」

陸爺吩咐去刑，拿下紙筆叫臧官親自畫招。臧官拿起筆來，把受賄賣法屈打成招的始末寫了一張，傳至堂上。陸爺看了又同鄔懋卿言道：「你說仲舉打死王英，這不是王英嗎！現在還有何說。」鄔懋卿知是不招不行，遂想了一個主意，要用嚴府的勢力鎮壓陸爺，說：「大人不用生氣，待犯官從實招承。當日審高仲舉的時節，並沒受賄，只因東樓面托，叫把仲舉定個打死解子的罪名。那時犯官不好阻他，所以定了他的死罪。」陸爺說：「東樓是誰，你怎麼這等怕他？」鄔懋卿說：「大人何須故問，豈不知東樓就是嚴世蕃大老爺的台號？所說是實。」招罷，陸爺叫書辦記了口供，又把案內有名犯人齊叫到當堂，也俱親自畫押招供。陸爺吩咐連王英一齊收監候旨發落。言罷退堂，親自寫了本章。

到了次日五鼓進朝，正趕著聖上早朝。陸爺行至品級台前，朝上跪倒，說：「萬歲，臣陸炳前奉御批，審問高仲舉，如今已經審明，各有口供。呈陛下御覽。」近侍內臣將本接過，鋪在龍書案上。嘉靖爺通看了一遍，提筆批道：「惡奴年七，誣害良民，應當凌遲處死。地方李虎受賄殺人，知縣陳璉貪賄害命，俱該立斬。王成知情不舉，發邊陲充軍。解役王英，雖是過付，念他仁義，免死不究。嚴世蕃縱權行霸，鄔懋卿趨勢附利，一齊抄家，連妻子發往瘴地。高仲舉無故受冤，赦放回家，受子封贈，其妻子貞節雖然可取，但婦女不該上廟出頭露面，致生是非，不准旌表。」萬歲將本批完，把嚴嵩叫出班來說：「嚴先生，這幾個罪名雖是朕親筆定的，恐有差錯，你看一看然後施行。」老賊聽說把批語接過來，站在旁邊一看，心中發毛，腹內言道：「這也不是叫我什麼批語，分明是責我的不是，說我家教不嚴，這事卻是難以回答，我不免讓定國公替我懇恩減等辦理罷了。想罷，方拿著批語退步歸班。忽見又一官員手舉本章跪在品級台前說：「臣巡視東城御史包士廉，本參懷寧侯孫豹，倚仗侯爵，又是國公門婿，橫行霸道，事審已實，奏知我主定奪。」嚴嵩聽的是參定國公的門婿霸道，此人也是心焦，不好再去托他，遂自歸班而去。

且說萬歲見是本參內臣，叫近侍們接過來展開一看，上寫著：

臣東城御史包士廉，本奏惡侯行霸硬搶民婦事。臣前月巡視東嶽神廟，見懷寧侯孫豹响中搶一民婦，臣使衙役趕奪，反被惡奴打傷，竟將民婦抬進府去。民婦的夫主伸冤，臣雖准狀，不敢拿人，幸遇秀才齊三點，略施仙家法術，哄信惡侯自投羅網，認了罪名。供狀現在，乞我主御覽。

萬歲看罷，把供狀要過去看了一遍，說：「卿家，懷寧侯現在何處？」包爺奏道：「一千人犯俱在朝外伺候。」萬歲聽說即時差錦衣衛陸炳前去審問，立時就要面奏。陸爺領旨到了午朝門外，先把原告干證和吳氏的口供審了一遍，又將孫豹自投羅網的情由問明。翻身進朝跪奏於聖上。聖上向包爺言道：「孫豹霸佔民婦，自當問罪，但是說他從畫圖中自投羅網，此事叫朕難信，可把齊三點宣來，待朕當面試他一試，方信真假。」包爺說：「臣啟陛下，此人也在朝外伺候。」

萬歲聽說，即叫傳宣官把濟仙宣至金殿，在丹墀以下雙膝跪倒。萬歲說：「那一秀才係何方人氏，先將籍貫報來。」小塘叩頭，口稱：「萬歲，士子乃關東人氏，原不姓齊，本名濟登科，因棄儒訪道，又叫小塘。」聖上說：「濟登科，包士廉說你一軸畫把懷寧侯哄上去，使他自投羅網。這話可是真麼？」

濟仙說：「那是士子略展小技，不足為奇。萬歲如不見信，無論什麼畫取兩軸來，虛實立見。」萬歲聞言，即叫內侍取了一軸畫來掛在駕前。萬歲一看乃是軸虎嘯生風，說：「濟秀才，你能把畫上的猛虎叫它跳下紙來，懷寧侯自投羅網的事情，朕便信了。」濟仙正要顯弄神通，叫萬歲爺好加封號，遂滿口應承，向那畫上吹了一口仙氣，忽見那紙上的大蟲搖頭擺尾，唬的一聲，跳在金殿上邊，左旋右轉，吼聲驚人，嚇的兩邊文武，一個個抖衣而戰，萬歲爺也覺驚恐。小塘用手一指，只聽著一陣風響，那虎蹤影不見，畫上落了張空紙。萬歲看罷滿口稱妙，又叫內侍拿了一軸龍舞騰雲的畫來，掛在面前，說：「濟秀才，你若再能叫這龍入海去，朕定封你個大大的仙職。」濟仙領旨暗念真言，用手一指，只見畫上那龍張牙舞爪騰空而去。

萬歲爺龍心大悅，吩咐賜宴。有一名太監朝上跪倒說：「啟稟萬歲，今乃四月初八，佛爺的聖誕，天下不動腥葷，只有素宴。」小塘要借此為由好討封號，說：「士子不慣吃素，乞萬歲賜壇御酒，就是士子受了恩了。」萬歲聞言吩咐把上好的御酒抬了一大壇來，又叫把寶庫中的溫涼玉盞取來，叫濟仙當面自飲。濟仙謝恩起來，走到酒罈跟前，手拿玉盞，不多時將酒吃盡，故意東倒西歪，口出狂言，說：「萬歲既然賜酒，就該管一個大醉，為什麼拿個空壇前來戲弄學生」一行裡說，一行裡晃，猛然往前一栽，把一個玉盞掉在地下打了個粉碎，萬歲一見龍心不悅。定國公徐明要借此為由，替女婿翻案，遂出班跪倒，說：「臣啟陛下，溫涼玉

盡自上皇傳留至今，乃鎮虎之寶，有旨在先，毀壞此寶者全家誅滅。今日狂士毀壞，自當正法。」萬歲還未開言，嚴嵩也出班跪倒說：「上皇既有遺旨，我王還當遵行。」萬歲說：「既有祖訓在憑，按律問罪。」

嚴嵩聞言，即傳武士拿人。武士們不敢怠慢，上前將濟仙按倒。才要捆綁，繩鎖近身盡都變為飛灰，濟仙起來哈哈大笑，將身一縱竟自跳入酒罈之內。萬歲一見龍心大悅，說：「這就奇了，一個酒罈如何會容的下人去。快著出來，聯赦你無罪就是了。」濟仙在壇內言道：「我有心出去，恐怕萬歲有些耳軟聽信讒言，還要治罪。」萬歲聞言龍心大怒，說：「好意赦你，你倒說朕的不是。狂生真正可惡，武士們把壇與我打了，看這狂生跑在哪去。」武士領旨走近壇邊，把金爪一舉，啞的一聲，把酒罈打個粉碎，卻是並無濟仙的蹤影。萬歲看了龍心納悶，說：「好個狂生，又躲到哪裡去了？」濟仙答道：「士子還在瓦片裡咧。」萬歲向內侍問道：「你們看看是哪一塊裡說話。找出來與我摔了。」內侍聞言走到跟前，拿哪一塊哪一塊就會說話，到了此時萬歲爺怒氣全消，手扶龍案，笑而言道：「濟先生你的法術真是靈性，神也，仙也！朕封你真正神仙。」濟仙連忙顯出身來叩頂謝恩，雙足一踉，騰空而去，與四家道友會合一處，同上蓬萊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金殿上君臣一齊誇獎，內中只有嚴閣老忿忿不平，在背地裡冷笑，暗罵昏君。誰知這個老賊應該破敗，被萬歲聽在耳內，宣到駕前說：「嚴先生你為何在背地裡笑罵朕，該當何罪？」老賊神差鬼使的承認起來，說：「陛下莫怪老臣笑談，姓濟的不過是仗有邪術諛哄愚人，因何封為神仙，豈不可笑？」萬歲聞言不由的心中動怒，說：「好老賊，焉敢毀謗朕，把老賊帶出朝門候旨發落！」主官答應一聲，架著老賊就往外走。

陸爺朝上跪倒，說：「萬歲，還有高仲舉一案的御批，在閣下袖內，望乞收回。」萬歲聽說，忙叫內侍把御批要回，放在龍書案上。又把包爺的原本提筆批了幾句，說是：「孫豹身襲侯爵，霸佔民婦，應該革去前程，永不敘用。蔡先覺夫婦無辜，釋放回家。包士廉不懼勢力，為國為民，應加三級。」批完，又把高仲舉的案卷交與陸炳，照原批發落。然後又批一道旨意：「學士嚴嵩弄權作弊，輕視聯躬，縱子胡為，苦害良民，本當處置重罪。始念久從朕為臣，權且免死，抄沒家產，發棲流所棲身，文武官員人等不許給他飲食，如有利濟顆米滴水者立斬。」寫完交與督察院發落，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。

且說陸爺手捧御批，出朝宣讀一遍，各按批語發放。又有督察院捧旨出朝，亦是按照御批行事。偏偏的從嚴府抄出一把金夜壺來，嘴上刻著幾個小字，乃「不肖男趙文華進獻」。察院不敢隱瞞，奏與聖上，聖上大怒，把趙文華亦發在瘴地為民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嚴嵩發到棲流所去，一連七日水米沒見，竟是生生的餓死。胡世顯得了此信，心中歡喜，上本複姓，一家歡樂。把王英留在府中終身養老，這也不表。

再說濟仙白日飛升，同四個道友過了東海，行至蓬萊島上。就有三清教主的法旨前來。師徒們跪下聽著仙使讀道：「濟登科封為玄法妙道扶正除邪神術大仙。一枝梅苗慶封為悟真子。徽承光封為悟空子。蘇九宮封為悟清子。韓慶雲封為悟靜子。」師徒五人謝恩已畢，同歸五真洞去。後人看到此處，有詩一首，單贊小塘師徒的結果：

自從修煉已多年，扶困濟危除佞奸；